

冬奥：一种对极限更为彻底的超越

据文汇报 时至今日,奥林匹克运动的起源已经广为人知,但冬季奥林匹克对于很多人来说仍然像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它如何诞生?蕴含了哪些独特的奥林匹克精神?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召开,这些话题也日益引发大众的兴趣。

正如北京2022年冬奥会国内技术官员、北京体育大学冬奥学院培训教师季成在其新著《冬奥简史》中所写:“我们无法想象在温热的地中海气候的奥林匹亚山上进行滑雪或雪橇等比赛的场景。”起源于古希腊时期奥林匹亚山的古代奥林匹克,与冬季奥林匹克并无关联,古代奥运会最初的项目从短跑,再衍生出长跑、跳远、铁饼、标枪等田径项目,赛期通常只需要一个下午;到了第22届古代奥运会,加入了摔跤、角斗、战车等对抗性较强的、带有军事性质的项目,赛期才逐步延长为5天。

古希腊人对美好生活做出了直到今天仍有意义的规定:“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古罗马人将之译为“健康体魄,文明精神”。因此,古代奥林匹克蕴含的运动观也是通过体育比赛赞美人体和运动成就。当法国人顾拜旦于1896年发起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不仅复兴了古代奥林匹克仪式,更融入了现代社会的时代特点,其核心要义,就是由顾拜旦的好友亨利·马丁·迪东最先提出,后来被写入《奥林匹克宪章》的“更快、更高、更强”(2021年又加入了“更团结”)。

尽管现代奥林匹克恢复之初,仍然没有将冬季运动纳入比赛范围,不过随着现代冰雪运动在欧洲和北美国家迅速普及,到19世纪末,国际性的冬季运动赛事已经蓬勃发展起来,比如北欧运动会。于是,20世纪初期,顾拜旦提议把滑雪、滑冰等冬季项目引入奥林匹克,单独举办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根据史料记载,顾拜旦的这一提议在当时遭到了北欧国家的强烈反对,理由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一,奥运会自古就没有冬季项目;二,已经有了北欧运动会,没必要再办一个冬季奥运

会。双方拉锯的结果,是1908年第四届伦敦奥运会和1920年第七届安特卫普奥运会相继增加了花样滑冰和冰球作为表演项目。有意思的是,它们所展现的,正是冬季项目最为极致的两端——“花样滑冰是最具艺术性、最美妙的,而冰球则是唯一进行身体对抗的,最坚硬、最柔美的两个极致都展示在了观众面前,这极大地刺激了观赛的兴趣点,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使冬季项目大受欢迎。”季成在《冬奥简史》中这样写。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冬季奥运会的举办了——总不能每次都为了冬季项目而把夏季奥运会拖上好几个月吧?当第八届奥运会东道主法国提出这一设想时,很快得到了国际冰球联合会、国际滑雪委员会以及一些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支持。1921年在洛桑举行的第七届国际奥委会全会,讨论并通过了法国的提案,但由于对比赛可能产生的影响没有把握,会议决定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前举行冰雪运动项目比赛,并且避开“奥运会”字眼,而是以“奥林匹亚德冬季运动周”的名义开展,举办地定在了法国夏蒙尼,一座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镇。这里不妨插入一句闲话:最初一段时间里,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地都是小镇,其中尤以阿尔卑斯山周边为多,除了法国夏蒙尼之外,还有意大利科尔蒂纳丹佩佐、德国加米施-帕滕基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和瑞士圣莫里茨等。

1924年1月25日至2月5日,在顾拜旦主导下,16国共258名运动员(包括11名女性运动员)参加了“奥林匹亚德冬季运动周”比赛。这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届“奥林匹亚德冬季运动周”——由于运动周大获成功,国际奥委会修订宪章,决定正式举办冬奥会,并将运动周迫认为首届冬奥会。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据《从夏蒙尼到北京:冬奥百年》编写组成员赵阳介绍,目前大多数资料认定这场“奥林匹亚德冬季运动周”赛事被正式迫认为“第一届冬季奥运会”是在1925年布拉格全会,其实这是不准确的。由于

秘书人员的疏忽,1925年布拉格全会的会议记录中,“体育周”被写成了“第一届冬季奥运会”。但真正追认成功是在1926年里斯本奥林匹克大会。

首届冬奥会的奖牌,以覆盖着皑皑白雪的阿尔卑斯山主峰勃朗峰为背景——作为欧洲的雪山之巅,勃朗峰在欧洲文化中一直被赋予危险和敬畏的含义。奖牌主体部分是一位穿戴着滑雪、滑冰装备、张开双臂的运动员,左手握着一副滑雪板,右手举着一双冰鞋。奖牌的背面刻有14行铭文,内容为“夏蒙尼勃朗峰冬季运动会,1924年1月25日至2月5日,由法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赞助下举办,庆祝第八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由于首届冬奥会当时的名义是“冬季运动周”,所以在开幕式上并没有点燃圣火这一环节。据《冬季奥林匹克之旅》一书记载:1936年第四届加米施-帕滕基兴冬奥会才首次举行了点火仪式。至于火炬传递,则要追溯到16年后的第六届奥斯陆冬奥会(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冬奥会自第四届后中断了12年),火种采自挪威冰雪运动奠基人松德雷·诺德海姆生前居住过的一所石房中,由近百位滑雪运动员接力传递至主体育场。

从1964年第九届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开始,冬奥会圣火火种的采集回到了奥林匹克发源地——奥林匹亚,并且从那届开始以后一直延续至今。

纵观过往举办的23届冬奥会,冬季奥林匹克相对于现代奥林匹克的要义,就是在“更高、更快、更强”之上增加了“极寒、极冷”。如果说奥林匹克体育观包含着三个维度的超越——历史界限、他人界限、自我界限,最终为了实现“作为主体的人对一种更完美的存在、一种更高的价值和理想的追求”,那么冰雪运动观表达的是对抗寒冷、对抗重力、对抗时间,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对于极限的超越。正如《冬奥简史》中所说:“在极寒、极冷的条件下超越极限,正是冬季奥林匹克体育精神的集中体现”。 ■商慧

冰雪运动正当时 专家支招受伤后如何自救

据新华社 近年来,冰雪运动越来越流行,参加的民众也越来越多。然而冰雪运动作为高速户外运动,有一定的运动危险。中日友好医院创伤骨科主任陈瀛提醒,进行冰雪运动需有敬畏之心,了解相应风险的同时要做好安全防护。如果不慎受伤,急救需采用的原则是休息、冰敷、局部加压和抬高。

专家介绍,冰雪运动可以锻炼心肺功能、平衡能力和下肢力量,提高身体的柔韧性和弹跳能力,达到控制体重的目标。但冰雪运动会相对危险,主要体现在冰面很滑,滑动速度会非常快,容易导致跌倒,引起骨折、关节脱位、半月板损伤、关节劳损、胸腹联合伤以及冻伤等。

“从创伤骨科医生的角度讲,骨骼损伤是先有软组织损伤,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后会释放在骨骼上,所以高速运动有引起骨折的风险。”陈瀛说,因此,进行冰雪运动前要对自己的能力进行基本评估。对于选择初级道还是高级道一定要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随时调整。

如果运动中不慎受伤,如何进行判断及自救?陈瀛介绍,有一些需要观察的指标,比如皮肤有无开放伤或明显的肿胀、畸形、疼痛及活动障碍等情况。对于损伤急救有以下原则:即休息、冰敷、局部加压和抬高。

陈瀛表示,除了受伤局部不能做热敷、按

摩、酒精擦拭和太多活动外,还要减少对伤者不正确的搬运。伤者脊柱受伤以后如果被未受过正规训练的人搬运,可能导致骨折移位、神经受损甚至瘫痪。另外,受伤后若存在肢体畸形、明显肿胀、疼痛、活动障碍等情况要尽快就医。

中日友好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国强提醒,在享受运动乐趣之前,要评估自然环境和自身状态,规避参加冰雪运动带来的风险。去陌生环境滑雪前要多做准备,包括携带挡风、保暖装备等。运动中如果出现受伤、失温等情况,在身体有感觉的时候要提前做好保暖,同时找一个避风、避冷、避湿的地方,让失温过程慢一些,争取获得救治的机会。 ■沐铁城 田晓航



远离节后综合征 新华社发 王威作

三十五个项目首次参赛的背后 北京冬奥会推动中国冬季运动跨越式发展

据新华社 7日,当中国高山滑雪选手徐铭甫在北京冬奥会男子滑降比赛中冲过终点时,中国高山滑雪运动也在这一刻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这是历史上中国选手首次参加并完成奥运会高山滑雪男子滑降的比赛。

高山滑雪被誉为冬奥会“皇冠上的明珠”。过去,中国选手只参加过冬奥会上技术型的回转、大回转比赛,从未在速度类的滑降和超级大回转比赛中亮相。7日,徐铭甫改写了历史。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站在高山滑雪速度赛道上时,第一感觉是恐惧,因为过去我从没在一百多公里的时速下练习过滑雪。而几年后的今天,我已经站在了世界最高水平的赛场上。”24岁的徐铭甫赛后激动地说,“为了这一刻,我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今天也算是给自己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谈到此次参赛的意义,徐铭甫说:“中国开展高山滑雪运动的时间比较晚,但北京冬奥会

为这一项目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契机。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相信未来高山滑雪会在中国越走越好。”

北京冬奥会比赛如火如荼,随着赛程的展开,越来越多项目迎来了中国运动员的历史首秀。在本届赛事中,中国代表团将在35个小项上实现参赛“零的突破”。这个数字背后,是在北京冬奥会的推动下中国冬季运动近年来取得的跨越式发展。

举办北京冬奥会,中国志在推动冰雪运动快速发展。本届赛事,中国代表团派出177名运动员参赛,共获得104个小项、190多个席位的参赛资格,占全部109个小项的95%以上,构成了史上规模最大、项目最全的中国冬奥军团。

“作为第一个登上冬奥会舞台的中国雪橇选手,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更多人了解并认识雪橇这个项目,支持我们中国雪橇队继续走下去。”在5日晚进行的雪橇项目男子单人比赛后,中国选手范铎耀这样说。

雪橇过去在中国是冷门项目,发展起步晚,缺少专业场馆。随着冬奥会筹办,中国第一条雪车雪橇赛道在北京延庆区建成。“这条赛道填补了中国缺少雪车雪橇最高水平赛道的空白,将为中国选手在该项目上的长足进步奠定基础。”范铎耀说。

在冬奥筹办过程中,冰雪运动不断“南展西扩东进”,实现了冰雪项目水平的快速提升和冰雪运动版图的大幅拓展。据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倪会忠介绍,此次参赛的177名运动员来自全国20个省市区,覆盖区域北至黑龙江省,南抵广东省,东临上海市,西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其中约有1/5的运动员是通过跨界跨项选材从事冰雪项目专业训练的,雪上项目更是有近一半为跨界跨项选材运动员,彻底改变了冰雪项目仅仅依靠个别省份输送的情况。

“这些运动员就是‘火种’,他们将成为各省区市参加全运会的基础力量,成为未来的教练

员、管理者,并且带动更多的人来参与冰雪运动。”倪会忠说,“此外在北京冬奥会的国内技术官员当中,有大量参加过前期冰雪训练的运动员和工作人员,他们也都是‘火种’。这些人将使我们国家冰雪运动发展的基础更加深厚,让冰雪运动的参与面更加扩大。”

不得不承认,在本届冬奥会的一些“小众”项目上,中国运动员并不具备争夺奖牌的实力,甚至与世界顶尖水平仍有很大差距。但诚如倪会忠所言,这些项目上中国选手迈出参与的每一小步,或许将汇聚成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的一大步。

“近年来,中国滑雪运动员的水平取得了很大进步。他们现在需要的是更恰当的训练和更多参加高水平比赛的机会。”意大利籍滑雪教练弗朗茨·约瑟夫·甘佩尔说,“我认为他们不太可能在2022年冬奥会上赢得奖牌,但他们可以在未来培养出优秀的滑雪运动员,如果一切顺利,也许五年后就能有所突破。” ■刘扬涛 王沁鸥